



LIERZHONG WENJI

李尔重文集

第十二卷

作家出版社

THE WRITERS PUBLISHING HOUSE

第十二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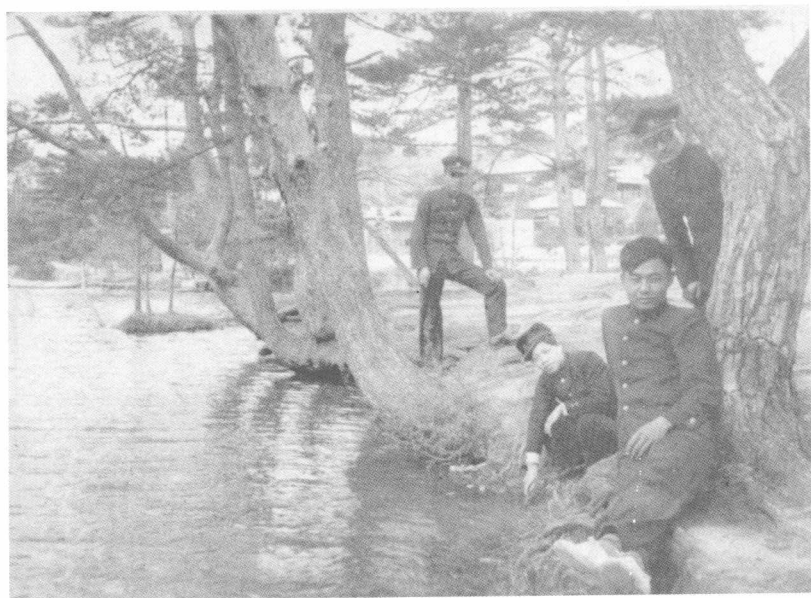
李尔重文集

宗平 题

作家出版社



1935年留学日本就读仙台日本帝国大学



在日本留学时



抗战时的李尔重

鏖战三关

(一)

蒋介石 1 月 24 日在张学良面前表示支援华北抗战,并派宋子文去华北视察以激励士气。

宋子文是个财神爷。他现在代理行政院长,权力不小了。可惜的是手里没有兵权。在他决定去华北时,另一个财神爷孔祥熙来见他。

“你这就要去华北?”孔祥熙问。

“是的。”

孔祥熙望着宋子文微笑着,且不说话。宋子文觉得很奇怪。

“你有什么嘱托?”宋子文问。

“听说你还要把税警团派上去?”

“是的!”

“杯水车薪,能抵什么用?”孔祥熙白了他内弟一眼。

“好风凭借力,送我上青云。一个税警团没有什么力量,十个、二十个,不就有了力量?”

“啊!”孔祥熙完全明白了宋子文的意图,晃着圆脑袋笑着说:“有文事者必有武备,……好!有必要时,我可以帮你一把!”

“多谢,多谢!”

“不过,好事多磨。蒋先生周围的耳目可是不少呀!”

“蒋先生已经同意的了!”

“但愿他真地同意了!”

过了没多久,税警团从连云港上车出发了,列车走到徐州的时候,

戴笠匆匆地会见了蒋介石：

“委座！税警团真地北上了！您知道么？”

“知道！愿意出风头就由他去吧！”

“委座！……”戴笠郑重地叫了一声。

“怎么？你想说什么？”

“您知道：抗日的牌子只有一个，借这块牌子拉起来的武装，可就什么玩意都有了：共产党的，第三党的，国家主义派的，还有各地方系统的。他们都想趁机拉起一支杆子，还不是作为向你委座讨价的本钱。税警团的后台有的是钱，我怕是一到华北就可以变出多少个税警团来。”

“兵车到了哪里？”

“到了徐州！”

“马上发出命令，停止前进！想跟我搞鬼？办不到！”

2月下旬，日寇进攻热河前，蒋介石派了黄杰的第二师和关麟征的第二十五师北上，接着又增派了刘戡的第八十三师北上。然后又把三师合编为第七军，由徐廷瑶任军长，归张学良指挥。就在第七军陆续北上的时候，蒋介石越想越对华北不放心，他找来了何应钦。

“敬之！华北的局势变化很快，恐怕你要辛苦一趟了！”蒋介石说。

“那里是一团乱麻，我怕去了也无济于事吧？”何应钦对于“剿共”最感兴趣，赴抗日前线当然不愿意。

蒋介石并不责备他抗日消极，而是认为他“聪明一世，糊涂一时”，不懂得派他去华北的深意所在。

“乱麻不梳，越搅越乱，谁去梳理，就抓在谁的手上。你懂么？”

“您的意思是……”何应钦有点开窍，还不太明白，他把右手的五指张开，做出一个抓东西的姿势。

“这是小事。重要的是不要让华北引起的纠纷，破坏了剿灭共匪的大计。汉卿是个胆大妄为、不知深浅的人，你要去帮他一下。你是一个节制闸门。”

“我一个人怕是完不成委员长的重托。”何应钦明白了：此去既要抓住华北各路军阀，又要把日本人应付好，求个苟且偷安的机会。他知道

这个任务太重：“您知道：我在军事上还能插上一言半语，在政治上我简直一窍不通，临机应变，实在没有本事。”何应钦并不是故作谦虚，实际上是因他知道担子的分量。

蒋介石笑他太孩子气，也笑他“把我蒋中正看得太简单了”，对他说：

“只有你去才能代表我说话办事。至于助手嘛，我已经给你准备好了，保你满意。”

“谁？”

“黄绍竑！”

“他是个内政部长……”何应钦犹疑着。

“是的，内政部长，军事上不大熟悉。此人在政治上大有肆应之才，机敏过人。你缺的不是军事参谋长，而是政治参谋长！”

“委座想得周到！”

何应钦走了之后，蒋介石叫来了黄绍竑，直截了当地说道：

“我想要你去北平担任参谋团的参谋长，你意下如何？”

“我跟汉卿没见过面，没共过事，军事上又非所长，恐怕将来误事。委座是不是另外考虑人选？”

“我知道你会这样说的！”蒋介石端正了一下“领袖”的姿势，莞尔而笑：“你知道北平军分会仍然是我的名义，你不是去给汉卿当参谋长，是给我当参谋长。”黄绍竑想说一个人办不了事，蒋介石微微挥手制止了他：“敬之也去，外交部长罗文干，参谋部次长杨杰，军政部厅长王伦、参谋部厅长熊斌，你们一同去。实际上，北平军分会的事，要由敬之代表我主持一切。你在军事上要帮他的忙，更需在政治上帮他的忙。在这一方面你是有本事的。”

黄绍竑原以为蒋介石要在华北给日本人点颜色看看，自己果真去了，也落得个参加抗日的好名声。听了蒋介石这一席话，想了想他派的这一堆人马，他明白了：“支持抗日是假，乘机夺权是实。”他心里塞满了恐惧：

“这一来，华北会闹出什么乱子？会弄出个什么结果？”

他知道：在华北，不但日本的武装横行霸道，日本的特务无孔不入，

连日本培养的汉奸坯子也是像蛆虫一样地日夜拱动。黄绍竑百感焚心，呆若木鸡。蒋介石看出了他的为难处，接着说道：

“去吧！你我已共事多年，我总不会把你丢到刀尖上不管吧。”

这一大队显宦高官，乘上专车，威风凛凛北上了。专车到了徐州，正应北上天津，转北平。何应钦把黄绍竑、罗文干叫到他的车厢。

“是走天津好？还是走郑州好？”何应钦提出了问题。

“走哪边都一样远，不是一样么？”黄绍竑的脑袋里未转弯，随口说了一句。

“罗部长你看呢？”

罗文干是个外交部长，平常跟外国人打交道，学得善解人意。他从何应钦为这点小事劳师动众，已经觉察到了这内中定有文章。他的脑子里很自然地就把天津、日本人和汉奸特务联在一起了。他说：

“日本人横不讲理，汉奸特务最会寻衅滋事。君子远祸近福，为了防止意外的麻烦，是不是走郑州转北平？”

黄绍竑明白了：“何应钦的胆量不过如此！”何应钦点了点头。火车走郑州转轨北上。

何应钦是军政部长，以中央军委军政部长身分，领着大员们浩浩荡荡来到北平，他们估量着张学良一定率众恭迎，专车停到西直门车站。何应钦叫副官长下了车。车站上站着一队兵，吹起了接官号。迎着副官长来的是张学良的副官长，后边出来一位大员是张学良的参谋长鲍文樾迎下了各大员，向站外走，何应钦问道：

“少帅身体可好？”

“报告部长！少帅政躬失和，未来亲迎，请求原谅！”

(二)

张学良防守热河的部署都是何应钦同意了。张学良把全部东北军都拿出去了，要求中央增派后援部队，蒋介石推说“剿共”紧张，不能

再派援兵。其实胡宗南的部队就闲着。

热河失守了,全国人民愤怒了。张学良尽最大努力,调动了傅作义军守独石口,用黄杰、关麟征两师去接替王以哲旅扼守古北口,用二十九军守喜峰口,用三十二军商震部守冷口。张学良的决心是:要在长城一线跟日寇见个高低。

1933年3月4日承德沦陷,3月6日蒋介石从南昌飞抵汉口,接着乘专车到了石家庄。3月8日,张学良带着端纳、汤国桢和王卓然,轻车简从,从西便门登上专车,去会见蒋介石。张学良虽然向南京政府提出了辞职,却仍希望待罪反攻,收复热河。他对蒋介石的北上,抱了很大的希望。

“我跟蒋先生约定在保定见面。我要跟他商量反攻热河的计划。我认为只要得到政府的支持,热河是可以夺回来的。我要求政府补充一两千挺轻重机枪,二三百门迫击炮。再就是要充足的弹药,能发些高射炮最好。中央要有决心抗战,就应对日宣战,动员全国力量跟敌人拚。我是有决心上前线的,死在前线比活着挨全国人的骂好得多。人总有一死,我是不怕死的。我就怕南京假抵抗,真投降,那样,我就没办法了。听说南京有一伙子亲日派正在跟日本吊膀子。我已经发出辞职电报,南京也可能抓我当替罪羊,用来平息国人的愤怒。在外交上,国联是靠不住的。蒋先生心里也明白,剩下的出路只有向日本屈膝投降——说冠冕堂皇一点,叫‘谋和’。你们看:我的看法怎么样。”

“Young Marshal! 不要太悲观。蒋先生既然肯北上,就有抗日决心。我看反攻是有希望的。”端纳站在美国的立场上,是希望借中国人的力量,打倒它的敌人日本的。

王卓然坐在一边不说话。他想在谜底未揭开之前,总有两种可能。从中国人亲身经历过的事上看,王卓然总不太相信蒋介石是为抗日来的。蒋介石把上百万的兵力正用在“剿共”上,把未动用的兵,还留在原地未动,在这紧急关头蒋介石没敢对日本说一句硬话,这都是明摆着的事。当张学良问他的意见时,他淡淡地说:

“但愿蒋先生是真心抗日的……”

张学良的专车到了保定。可车站上关于蒋介石的消息一点也没

有，张学良的脑袋里打了个雷。

原来，张学良在得知蒋介石到石家庄的消息后，就给蒋打了个电报，要求与何应钦一同到石家庄迎接。蒋介石的回电说：

“前方军事吃紧，调度需人，不必就来，有必要时约地见面。”

两人约定同时到达保定见面。现在张学良按约定的时间、地点到了，却不见人影，他怒气不休地进了站长室，接通了石家庄的电话。宋子文接了电话。

“有什么变故，不能来么？”张学良的话里带刺。

“不是。在这样紧急情况下，蒋先生北来就是要跟你共商大计的。”宋子文说。

“那我等到什么时候？”

“我们马上就来。有一项重要意见，要跟你商量，电话里不好说。你稍等一刻，我们就到。”

张学良满脸阴沉地回到了专车上。端纳看他的脸色不对，忙问：

“T.V.（子文的英文代称）怎么说？他们为什么还不来？”

“我的预料果然不差！”张学良用低缓忧郁的声调说：“T.V. 说蒋先生有重要意见要跟我商量。听那个口气，不像是共谋反攻热河，更谈不到对日宣战了。”张学良叹了口气，说：“这里头大有文章啊！卓然！你好好地翻译给端纳先生听！”

端纳听了，拍着脑门猜测；王卓然、汤国桢闷不作声，张学良望着车窗外染上了嫩绿色的柳梢发呆。

过了几个钟头，宋子文的专车到了。

张学良急忙去看宋子文，谈了很短一段时间，张学良神情紧张，匆匆回到自己车上。端起一碗温茶，猛喝了几口，好像他才从沙漠中跋涉回来。

“谈得怎么样？怎么打法？”端纳问。

谈的私事，不是公事。”张学良说。

“什么私事？”王卓然问。

“我是地方长官，守土有责，失土有罪。他要我自己裁决！”张学良说。

“对您的辞职电怎么说？”王卓然问。

“谈话主题就是这个。我已向中央明白表示，引咎辞职，以谢国人，并非虚话。”张学良说

“T·V·怎么说？”端纳问。

“T·V·问我怎么办，我说辞职电已到中央，中央同意，我就照电文办！”

“T·V·怎么说？”端纳问。

“他没说话，他伸长了脖子点了点头……”

“蒋先生还来么？”王卓然问。

“这就来。”

端纳和王卓然等都了解了情况。端纳是个外国人，大树不倒，他不但可以歇荫，而且可以摘果子吃；大树倒了，还有蒋介石更大的一棵树供他享用。他面上虽对张学良的遭遇表示同情，心底里到底还是痛痒不深的。王卓然、汤国桢就不同了。他们生于斯，长于斯，官于斯，张学良一倒，东北军万一不存在，连喝粥的地方都要另找门户。他们为张学良不平，也为自己担忧。一时愁肠百转，心无寄托。

副官长报告，蒋介石的专车进站了。

张学良全身戎装，端然立正，站在卫队的前头，随着接官号的声音，向进站的列车行军礼。列车一停，他和宋子文一同上了蒋介石的专车。

蒋介石已经接过宋子文的电话，心里有了底，知道张学良以慷慨的态度请求中央准予辞职。

蒋介石目光凝重，含而不露，面部略带凄悯之色。不待张学良说话，他抢上一步，抓住了张学良的手，端详着张学良那困顿颓唐的面容说道：

“汉卿！你辛苦了。”蒋介石用一种悲惨而有些沙哑的音调说。

“损兵折将，丧失国土，有负委座重托，汉卿惭愧！”张学良心中的苦水在胸膛里翻个不停。

“胜败乃兵家常事。总因共匪跳梁，困我手脚，未能与你并肩赴难，责任首先在我，不在你。”

“委座这样说，学良更无地自容。委座诚心爱我，应施重典，用申法

纪,以正颓风。”张学良的睛眶湿了。

蒋介石命令侍从倒了茶,摆了烟,让他们退出去,拉着张学良坐在自己的身边。他显得十分内疚和为难,他说:

“汉卿!不要难过。我接到你要求辞职的电报,懂得你的诚意。因为我了解你是直爽可敬的人。同时,我心里非常难过,吃不了,睡不安,我才决心从南昌来看看你。国人舆论鼎沸,责备你我有因。但你我敢扪心自问:都想致民族国家于富强。只因外夷谋我已久,病人腠理,未可用强药,以收立竿见影之效。正如当年刘备,弃新野、败当阳、走樊城、奔夏口,一时狼狈不堪,诸葛亮却知蜀国体弱身虚,只可饮以鬻粥,助以缓剂。果然后来逐步强壮,称霸西蜀。国人不知此理,笑骂由之。我们必须心中有数,经过险难之后,必使中国强盛起来。打仗,不计一时之胜负;个人,不计一时之得失。保重身体要紧。”

张学良等着他一锤子定音了事,没想到蒋介石绕着圈子絮絮叨叨了半天,还未点出正题。看他那副悲天悯人的姿态,张学良心里冒出了个幻想:“是不是他不想我辞职?”这个火花一闪即逝。因为他知道:蒋介石是一个阴险狠毒的人物。现今,兵力最大的是东北军,东北军入关,抄了阎锡山、冯玉祥联合倒蒋的后路,挽救了蒋介石的危亡,同时也成了蒋介石的一块心病。他怎么能不尽力找机会削弱它,消灭它呢?一切美好的辞令,都是阴毒的外衣。张学良不想再听下去了。

“学良德薄才浅,身体羸弱,早该去职让贤。今日负罪深重,还望委座成全愚意。”

蒋介石又把张学良端详了一阵,好像他们是第一次会面。然后,他沉郁地说道:

“汉卿!你我过去同舟共济,今天还是同舟共济。不过,今天风浪特大,船又小,如果不让一个人下船,你我只好同遭灭顶。所以,我忍痛同意你辞职,缓和一下空气之后,待机再起。子文说你慷慨同意,我认为很好。不过,你我兄弟之谊,我还要补说一句:如果你不愿下船,我可以下船。”

“我十分感谢委员长的苦心。您肩负国家之安危,国家可以无学良,不可以无委员长。学良以罪戾之身,得免本兼各职,静心思过,调养

身体，待罪之余，如有再为国家出力之时机，我将感恩不浅，并谢国人之体谅，感谢委员长之宽仁。”

“你我之间，情同手足，这些客套话，是不必要的。东北部队艰苦奋斗，损失不小。我已告敬之，将兵员武器全部补充起来。各官佐奋战多年，功劳有加，旅长应晋升师长，师长应晋升军长。我的初步意见是可以编为四个军，由于学忠、万福麟、何柱国、王以哲分别统率。细节可与敬之商决。你看如何？”

“委员长！东北军是国家的军队，不是学良的私产，如何整编，尽可由国家决定。学良关心的不是这个……”

“那你还有什么要说呢？”蒋介石问。

“我认为日寇马上就要进攻华北，以遂其吞并中国的阴谋。国联列强，各怀鬼胎，决不能靠国联救中国。救中国还要靠中国人自己。委员长应考虑动员全国四万万民众，对日宣战，跟日寇一决胜负；应把中央军的主力调往东北，与东北军合力反抗，阻止日寇南下。千万不可委曲求全，养痍遗患。愿委员长三思！”

“是的，是的！你休息去吧！”

一句话推走了张学良。

蒋介石心上搬去了一块石头，安闲地翻开了希特勒写的《我的奋斗》。还没等他看上三句，宋子文又进来了。

“怎么？还有事？”蒋介石问。

“您怎么不记得中国有句俗话：夜长梦多呀！”

“什么意思！”

“张学良既已答应了辞职，就该尽快顺水推舟，促其出洋治病。他在北平多留一天，你知道东北军会闹出什么名堂？”

“走，走！到他的专车上去一趟。”

张学良恭敬地把蒋介石和宋子文接上了车。才坐下，蒋介石就开口了。

“你看我这个人头脑多简单。这样大的变动，有些事我都没考虑。要不是子文提起，险些误事。”

“委员长还有什么指示？”张学良问。

“既然决定你先下船，就应该给你找个妥善的去处。同时，听子文讲了你身体的近况，劳瘁过度，有伤元气，不加力恢复，怕不好挽回。你前脚一下车，我就想起：你无论如何要相信我，不是过河拆桥的人。你下船，只是一时权宜之计。一旦身体康复，决然重新复职。千万不要体弱增忧，伤血伤神。”

“我该怎么办好？”

“我说你应该立即从上海出洋。一则躲开沸扬的舆论，二则可以找到外国名医。找一个清静的环境，对你最合适。”

“汉卿！明天就走吧！出洋名义和手续由我来办！”宋子文补了一句。

张学良知道他二人在唱“逼宫”，只是哑子吃黄连，有苦说不出。当他不由自主地点了头后，蒋介石便来握手，含情脉脉地说：

“汉卿！再见吧！再见吧！”

(三)

蒋介石、宋子文的专车向南走了。张学良的专车向北走了。

王卓然倒在床上，怎么也睡不着。脑袋里一堆蛆，钻来钻去，怎么也压不住。他披上衣服坐起来，想用一种高妙的玄想，稳住心绪。他翻开了老子的《道德经》。读到“我有三宝，一曰慈，二曰广，三曰不敢为天下先。……”好像心胸开阔了许多。车轮磨擦铁轨的机械响声，成了清心的钟磬声。车内车外，一片寂静。月光从天空洒下来，在树梢上散着丝丝的寒光。一两声猫头鹰的怪叫声，穿窗而入。人们习惯于把猫头鹰的叫声当作不吉利的声音。王卓然的心里也说了这样的话：

“偏偏听到这种倒霉的声音！”

王卓然还没有来得及考虑将在何处倒霉时，一个副官闯了进来：

“王先生！王先生！快去劝劝吧！”

“什么事？别大惊小怪的！”王卓然说。

“副司令在哭,哭得很响。你跟端纳去劝劝吧!”

王卓然跟端纳急忙进入张学良的车厢。

张学良伏在枕头上,哭得肩膀一耸一耸的,非常沉痛。他二人进来,张学良照旧地哭着,没理他们。端纳用英语说道:

“Young Marshal, be a man, be brave and strong!”(少帅,做个大丈夫,勇敢坚强起来!)

王卓然弄得手足无措,不知话该从何说起。幸好,才翻过的《道德经》给了他两句话:

“副司令!你还记得老子的话吧:福兮祸所伏,祸兮福所倚。丢官罢职,正好借机休息,恢复健康。要是真地要你带队去反攻热河,你现在的身体也支持不了。与其再经一次失败,不如这时痛快地一走。把病治好了,是最大的本钱。留得青山在,不怕没柴烧。再说,你的品德威望,在东北军的将士官佐里是生了根的。你要相信自己,谁也拆不散东北军。”

王卓然与端纳劝了一阵,张学良没回一句话。他仍然面对着枕头哭泣。他二人坐在一旁,守护着他,看他的反应。

张学良突然从床上跳起来,站在地上,拍着大腿,仰天大笑。他像小孩似地说:

“我跟你们闹着玩,吓唬你们呢!你们倒认真起来了。”

“副司令!你要注意保重!”王卓然说。

“这你不用担心。我刚才听宋子文说:蒋先生对付日本的方案仍以外交为主,并想起用黄郛,到北平主持政务,专办对日外交。使我想起一个故事……”

“什么故事?”端纳问:“可以讲给我们听听么?”

“当然可以。说是从前有一个财主,家道殷实,被土匪相中了,夜里来抢,拿着刀要杀人。财主磕头告饶,说是要什么都行,只要给留一条命。土匪看见了财主的老婆长得漂亮。土匪说:这么着吧。教你的老婆陪我,你到门外去磕头,明白了吧?财主连声答应,……什么都搞完了,财主还卖乖说:我并没有磕头。”张学良讲完了故事,转头对王卓然说:“老王!你好好地翻给端纳听,问问他,要这样办交涉,他干不干?”

把这位财主聘来当外交部长，跟黄郛合作好不好？”

端纳听完了翻译的话，做了一个苦涩的笑脸。

火车已经到了西便门。

张学良回到了顺城王府，略事休息，把王卓然叫来。

“蒋介石要我一两天里就到上海，我该准备什么，带些什么？你帮我料理一下吧！”

“副司令！你还有什么嘱咐的？”

张学良沉静一下，望着自己的多年共事的老部下，看到了可亲可信的朋友。他相信对他可以说句真话，透透心底。

“老王！请你转告学忠、福麟、以哲、柱国他们。东北军要互相体谅，紧密团结，合则并存，散则俱亡。我说这话不是为了保存私产，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。”张学良观察了一下王卓然，卓然点了点头，他又说下去：“蒋先生并不想打日本，他要以谋和为主，解决中日问题，一切主张抗日的，都会使他讨厌。东北军丢掉了家乡父老，人人憋着一口气，要抗日。今后时局将演变到什么地步，我简直不敢想。你们大家将要遇到什么灾难，我也不知道。但我可以肯定，东北军的日子不会好过。你们要在夹缝中保住这把子力量，只要有一天全国抗日，张学良愿跟大家到抗敌前线上去，舍命拚斗。如果把这把子力量弄散了，不仅是民族的一大损失，我张学良也就没有机会洗掉不抵抗将军的罪名了。老王！你和大家要领会我的意思。”

王卓然惨淡地望着张学良，感觉着嘴皮加倍地笨拙，一句话也吐不出来。张学良望着这位比他年长的老部下的可怜相，不由地笑了起来。

“老王！不要心酸。你教我英文的时候，曾给我讲过林肯的一句话：你可欺骗全体人民于一时，或欺骗部分人民于永久，但不能欺骗全体人民于永久。老王！日子还长着呢，连阴雨不会永无休止的。”

(四)

张学良通电下野，出洋考察去了。

何应钦上台的第一件事，就是改组了北平军分会的组织。黄绍竑实任为参谋长，原来掌握东北军实权的参谋长鲍文樾改任北平军分会办公厅主任；何应钦认为张学良的参谋处长金元铮也靠不住，便加了一个掌权的作战处，用南京来的参谋团的高参徐祖诒代替了他；参谋团还保留，除南京来的几位高参侯成、陶钧、徐佛观等外，把东北军的一堆闲员都扫到这里领薪水去了。

何应钦执行的是蒋介石的“先安内、后攘外”的国策和“一面抵抗、一面交涉，以外交为主”的对日政策。在他改组了北平军分会之后，反攻热河之类的事就没怎么想它了。因为反攻就意味着跟日本人开仗，开仗就要大打，大打日本就会从根本上破坏了“安内攘外”的政策。何应钦首先抓了东北军的整编工作。把已经败下来的东北军加以“整顿”，说是为了休养生息，重整旗鼓，这是名正言顺的；对于还在古北口外抗战的王以哲部队，也不去支援，等他败下阵来，又可以给以“整顿”。把整个东北军“整顿”下来，就去了一个闹乱子的因素。

另外，何应钦和他的高参们认为长城是天险，可以在那里抵抗日本人，挫其锐气，同时交涉谋和，便可以争一个有体面的和平。他调兵遣将，仍然是张学良被迫采取的守长城的部署。只加上了一条：只许防守，不许反攻。

调傅作义的军队去守独石口，傅作义提出一个要求：要孙殿英守住独石口背后的多伦，才能使傅军免除后顾之忧。何应钦给孙殿英下了命令：要他死守多伦。

孙殿英看见了日军和伪军的一路主力，向多伦奔来，企图拿下多伦和沽源，威胁张家口。多伦是一片小山丘，易攻难守。孙殿英知道：要守多伦需要付出大本钱。这无论如何是干不得的。日寇的进攻压上来